

名家经典散文选

提笔如出鞘·杂文卷

冯志远 编



西安出版社

ming jia jing dian san wen xuan

名家经典散文选

提笔如出鞘·杂文卷

冯志远 / 编

西安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家经典散文选 /冯志远编. —西安: 西安出版社, 1995
(2010. 1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80594 - 218 - 6

I. 名… II. 冯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0216 号

名家经典散文选

提笔如出鞘 · 杂文卷

编 者: 冯志远

出版发行: 西安出版社

社 址: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

邮政编码: 710061

网 址: www.xacbs.com

印 刷: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40

字 数: 767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2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594 - 218 - 6

定 价: 238.00 元 (全 8 册)

△ 本书如有缺页、误装, 请寄回另换

前言



散文作为一种轻灵而又自由的文体，往往通过生活中偶发的、片断的事象，去反映其复杂的背景和深广的内涵，使得“一粒沙里见世界，半瓣花上说人情”。可以说，有生活的地方就有散文。

散文也像生活一样，广阔无边，多姿多彩。特别是散文利用潇洒的行文，不拘的形式，鲜活的文气，新颖的语言，机智的幽默，含蓄的寓意，以及多种多样艺术技巧的自如运用，使得散文作品精彩纷呈，美仑美奂，也使得生活更显浓墨重彩，趣味盎然。

数千年来，散文名篇佳作迭出，浩如烟海，一直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。特别是进入现代以后，白话散文更凭借几千年的丰富文化积淀，含英咀华，异彩纷呈，名篇佳作如春潮涌出。诸如，鲁迅的犀利深刻、冰心的隽秀玲珑、朱自清的淳朴淡泊、林语堂的厚重平实、徐志摩的浓艳绚丽，等等，各大名家笔下的绝妙文字是尽显风采，美不胜收。而广大读者在这些散文中，不仅可以读到文采，更可以



领略大家的精神见解，感受文字中所蕴含的优美意境，从而给人一种精神的陶冶。

为了让读者能够领略到名家散文的风采，我们特别编辑了这套“名家经典散文选”，包括《万事融笔端·叙事卷》《挥笔如传神·写人卷》《情动于心中·抒情卷》《情景两依依·情景卷》《滴水见阳光·哲理卷》《闲情说理趣·随笔卷》《提笔如出鞘·杂文卷》《宏论博天下·议论卷》共8册。本套散文所选文章除了当代我国的名家精品之外，还选择了一些当代外国名家经典散文，诸如法国作家雨果、大仲马，英国哲学家罗素，印度文豪泰戈尔等。这些中外文学大家的作品，知识丰富，思想深刻，对于我们开阔眼界、提升素养都有极大的帮助。这些散文大多以一种轻松随意的文笔，朴实自然地展现出了名家散文的基本状况，并以这些名家生卒时间为顺序进行编排，充分体现了这些名家散文的个性魅力和风格特色。

散文素有“美文”之称，它除了有精神的见解、优美的意境外，还有清新隽永、质朴无华的文采。经常读一些好的散文，不仅可以丰富知识、开阔眼界、培养高尚的思想情操，还可以从中学习选材立意、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的技巧，以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。因此，这套散文丛书是广大读者朋友阅读和珍藏的良好版本，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陈列。

目 录



女人未必多说谎·····	● 鲁 迅 (1)
骂杀与捧杀·····	● 鲁 迅 (3)
彻 底·····	● 夏丏尊 (5)
怯弱者·····	● 夏丏尊 (7)
长 闲 ·····	● 夏丏尊 (19)
我也来谈谈“博雅的手民” ·····	● 钱玄同 (27)
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 ·····	● 刘半农 (31)
人生论 ·····	● 许地山 (43)
不堪设想的官化 ·····	● 邹韬奋 (48)
祈 愿 ·····	● 郁达夫 (50)
著作家应有的修养 ·····	● 庐 隐 (55)
我所见的清华精神 ·····	● 朱自清 (61)
访笺杂记 ·····	● 郑振铎 (63)
苦闷的答复 ·····	● 瞿秋白 (75)
个人主义与流氓本相 ·····	● 柔 石 (78)
分 类 ·····	● 朱 湘 (79)
“文以载道” ·····	● 朱 湘 (84)



- 泪与笑 ● 梁遇春 (93)
- 天真与经验 ● 梁遇春 (97)
- 傻 气..... ● 乔治·桑 (103)
- 石头下面的一颗心..... ● 雨 果 (105)
- 软弱的人类..... ● 卢 梭 (107)
- 我的一天..... ● 奥斯特洛夫斯基 (109)
- 热爱生命..... ● 蒙 田 (115)
- 疯 人..... ● 纪伯伦 (117)
- 在卢浮宫博物馆..... ● 罗 丹 (120)
- 珍爱光明..... ● 海伦·凯勒 (123)
- 往事悠悠..... ● 泰戈尔 (125)
- 甜美的体验..... ● 爱默生 (133)
- 培养独立的人..... ● 爱因斯坦 (135)
- 认识能力..... ● 康 德 (137)
- 衣服的用处..... ● 亨利·梭罗 (139)
- 宁可信其无..... ● 卡尔·萨根 (141)
- 消极抵抗..... ● 甘 地 (143)
- 正义至上..... ● 艾德勒 (147)
- 失去人性的学问..... ● 池田大作 (149)
- 人皆可以为尧舜..... ● 圣西门 (151)
- 浇铸一种新的人性..... ● 劳伦斯 (152)
- 让我们的语言仁慈..... ● 艾马儿 (154)

女人未必多说谎



鲁 迅

侍桁先生在《谈说谎》里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，那举证的事实，是：“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。”

那并不一定是谎话，可也不一定是事实。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，不过却也并无实证，也没有统计。叔本华先生痛骂女人，他死后，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；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，我忘记了他的姓氏，作了一大本书，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，然而他后来自杀了。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。

我想，与其说“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”，不如说“女人被人指为‘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’的时候来得多”，但是，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。

譬如罢，关于杨妃，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撒着大谎，玄宗逍遥事外，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，敢说“不敢夏殷衰，中自诛褒姒”的有几个。就是姐已，褒姒，也还不是一样的事？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



伏罪，真是太长远了。

今天是“妇女国货年”，振兴国货，也从妇女始。不久，是就要挨骂的，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，然而一提倡，一责骂，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。

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“君王城上竖降旗，妾在深宫哪得知？二十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！”快哉快哉！



骂杀与捧杀



鲁 迅

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，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，不外乎捧与骂。

其实所谓捧与骂者，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，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。指英雄为英雄，说娼妇是娼妇，表面上虽像捧与骂，其实则说是刚刚合适，不能责备批评家的。批评家的错处，是在乱写与乱捧，例如说英雄是娼妇，举娼妇为英雄。

批评的失了威力，由于“乱”，甚而至于“乱”到和事实相反，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，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。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，被捧杀的却多。

人古而事近的，就是袁中郎。这一班明末的作家，在文学史上，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。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，颂扬，标点，印刷，“色借，日月借，烛借，青黄借，眼色无常。声借，钟鼓借，柘竹窍借……”借得他一榻胡涂，正如在中郎脸上，画上花脸，却指给大家看，啧啧赞叹道“看哪，这多么‘性灵’呀！”对于中郎的本质，自然是



并无关系的，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，这“中郎”总不免招人好笑，大触其霉头。

人近而事古的，我记起了泰戈尔。他到中国来了，开坛讲演，人给他摆出一张琴，烧上一炉香，左有林长民，右有徐志摩，各各头戴印度帽。徐诗人开始介绍了：“啼！叽哩咕喀，白云清风，银磬……当！”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，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，离开了。神仙和凡人，怎能不离开呢？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，自己声明道“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。”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。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，决不至于还糊涂，如果我们诗人诸公不将他制一个活神仙，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。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。

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，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，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，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，或学识的不够了。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，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，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。

彻 底



夏丏尊

物质主义与精神主义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两种主义，其实两者之中只要彻底一种，就能通彻到别一种。所苦者只是模棱两可，两方都不彻底。

中国社会上的人事大都犯了这两方都不彻底的毛病。亲友之中，甲有事劳乙出力，在理当然甲应赠乙以报酬。但甲不敢赤裸裸赠送金钱，即送了，乙也不肯老老实实的收受，好象是取精神主义的。其实，乙不能无物质的计较，甲也不敢坦然忘怀，结果甲假托了别的名义，打算又打算，酌量数额改了面目送物品与乙，乙也受之无愧。这就是所谓彼此心照的办法。普通庆吊，即使馈送金钱，也必用封套把金钱装潢，上加什么“菲仪”的避雷针（有了这就可不论数目之多少）的签条。甲这样去，将来乙也这样来，彼此把金钱数目牢牢的记在仪簿，一查便知，丝毫也不会有多少。真是精神物质兼顾，寓精神于物质之中的好方法。可是人趣却因而全失了。

最令人不快的是教育界的情形，也与这同一鼻孔



出气。近来学店式的学校到处林立，有人以为学校渐趋商业化了，深为叹惋。我以为学校不患其商业化，只患其商业化的不彻底。学生出学费向学校买求知识，学校果真有价值相当的知识作商品卖给学生，学生对于学校至少可没有恶感。并且象老顾主和相识的店铺有感情一样，学生爱校之情自必油然而生了。这就是由物质主义彻底而达到精神主义。反之，把精神主义彻底亦可达到物质主义。因为学校如果真有教好学生的热诚，一切自然认真，学生以及社会也自然能以物质的扶助学校，白吃不会钞，断不是人情。

再就教师说，现在的教师原已成了一种普通职业，不象以前有和“天地君亲”并列的神圣的威严了。但真能有和报酬相当或以上的热心与知力提供于学校或学生的教师，必仍能得学校的信任，受学生的敬爱，否则一味假借师道之尊，想以地位自豪，总是羊质虎皮，学校方面且不论（因为教师有时就代表学校），在学生眼里是不堪的。假教化之名，行商业之实，藉师道之尊，掩自身之短，这和金钱封套上的“菲仪”签条一样，同是个避雷针。学生对学校或教师的风潮无不发端于此。

向精神主义走固好，向物质主义走也好，彻底走去，无论向那条路都可以到得彼岸。否则总是个进退维谷的局面。

怯 弱 者



夏丏尊

—

阴历七月中旬，暑假快将过完，他因在家乡住厌了，就利用了所剩无几的闲暇，来到上海。照例耽搁在他四弟行里。

“老五昨天又来过了，向我要钱，我给了他十五块钱。据说前一会浦东纱厂为了五卅事件，久不上工，他在领总工会的维持费呢。唉，可怜！”兄弟晤面了没有多少时候，老四就报告幼弟老五的近况给他听。

“哦！”他淡然地说。

“你总只是说‘哦，’我真受累极了。钱还是小事，看了他那样儿，真是不忍。鸦片恐还在吃吧，你看，靠了苏州人做女工，那里养得活他。”

“但是有什么法子罗！”他仍淡然。

自从老五在杭州讨了所谓苏州人，把典铺的生意



失去了以后，虽同住在杭州，他对于老五就一反了从前劝勉慰藉的态度，渐渐地敬而远之起来。老五常到他家里来，诉说失业后的贫困和妻妾间的风波，他除了于手头有钱时接济些以外，一概不甚过问。老五有时说家里有菜，来招他吃饭，他也托故谢绝。他当时所最怕的，是和那所谓苏州人的女人见面。

“见了怎样称呼呢？她原是拱宸桥货，也许会老了脸皮叫我三哥吧，我叫她什么？不尴不尬的！”这是他心里所老抱着的过虑。

有一天，他从学校回到家里，妻说 “今天五弟领了苏州人来过了，说来见见我们的。才回去哩。”

他想，幸而迟了些回来，否则糟了。但仍不免为好奇心所驱 “是什样一个人？漂亮吗？”

“也不见得比五娘长得好。瘦长的身材，脸色黄黄的，穿的也不十分讲究。据说五弟当时做给她的衣服已有许多在典铺里了。五弟也憔悴得可怜，和在当铺里时比起来，竟似两个人。何苦啊，真是前世事！”

老五的状况，愈弄愈坏。他每次听到关于老五的音信，就想像到自己手足沉沦的悲惨。可是却无勇气去直视这沉沦的光景。自从他因职务上的变更迁居乡间，老五曾为过年不去，奔到乡间来向他告贷一次，以后就无来往，唯从他老四那里听到老五的消息而已。有时到上海，听到老五已把正妻逼回母家，带了

苏州人到上海来了。有时到上海，听到老五由老四荐至某店，亏空了许多钱，老四吃了多少的赔账。有时到上海，听到老五梅毒复发了，卧在床上不能行动。后来又听到苏州人入浦东某纱厂做女工了，老五就住在浦东的贫民窟里。

当老四每次把老五的消息说给他听时，他的回答，只是一个“哦”字。实际，在他，除了回答说“哦”以外，什么都不能说了。

“不知老五究竟苦到怎样地步了，既到了上海，就去望他一次吧。”有时他也曾这样想。可是同时又想到“去也没用，梅毒已到了第三期了，鸦片仍在吸，住在贫民窟里，这光景见了何等难堪。况且还有那个苏州人……横竖是无法救了的，还是有钱时送给他些吧，他所要的是钱，其实单靠钱也救他不了……”

自从有一次在老四行里偶然碰见老五，彼此说了些无关轻重的话就别开以后，他已有二年多不见老五了。

二

到上海的第二天，他才和朋友在馆子里吃了中饭回到行里去，见老四皱了眉头和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在谈话。“老三，说老五染了时疫，昨天晚上起到今天



早晨泻过了好几十次，指上的螺也已瘪了。这是老五的邻居，特地从浦东赶来通报的。”他才除了草帽，就从老四口里听到这样的话。

“哦，”他一壁回答，一壁脱下长衫到里间去挂。

“那末，你先回去，我们就派人来。”他在里间听见老四送浦东来人出去。

立时，行中伙友们都失了常度似地说东话西起来了。“前天还好好地到此地来过的。”张先生说。

“这时候正危险，一不小心……”在打算盘的王先生从旁加入。

老四一进到里间，就神情凄楚地 “说是昨天到上海来，买了二块钱的鸦片去。——大概就是我给他的钱吧——因肚子饿了，在小面馆里吃了一碗面，回去还自己煎鸦片的。到夜饭后就发起病来。照来人说的 情形，性命恐怕难保的了。事已如此，非有人去不可。我也未曾去过，有地址在此，总可问得到的。你也同去吧。”

“我不去！”

“你怕传染吗？自己的兄弟呢。”老四瞪了目说。

“传染倒不怕，我在家里的 时候，已请医生打过预防针了的。实在怕见那种凄惨的光景。我看最要紧的，还是派个人去，把他送入病院吧。”

“但是，总非得有人去不可。你不去，只好我一个人去。——一个人去也有些胆小，还是叫吉和叔同